

作家王振德谈新作《耕海》： 从深海打捞的凡人史诗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

一部弘扬南海文化的长篇报告文学

记者：您去年出版了新作《耕海》，书名中的“耕”字作何解？

王振德：它其实是今年8月出版的。您说的也没错，因为用的是去年12月的书号。本书的采访是在2016年之前完成的，到了去年下半年，在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背景下，我又补充了一些关于和谐共享的故事，耽误了大半年。

至于这个“耕”字，可以这样说，农民耕地，渔民耕海——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海洋是渔民的心头肉，都是千古承传的饭碗子。用此书名，更切合中华农耕文明海纳百川的特点，一如古人称写作为笔耕，称教书为舌耕。

记者：这几年，关于更路簿的话题很火，周伟民、唐玲玲先生的著作《南海天书》在业内引起了较大关注。《耕海》与它相比有何异同？相较于其他更路簿作品，它有何凸显之处？

王振德：二者都是写海南渔民与更路簿的，但《耕海》是报告文学，更注重故事性、可读性；《南海天书》是研究专著，注重学术性、史料性。有人称《耕海》是“祖宗海打捞的凡人史诗”，有一定道理。

记者：书中提及，您为采访此书，与海南渔民相处了两年多，接触到几代渔民，在这期间还有一些渔民离世了。您认为在晚辈渔民身上，有哪些东西保留着，哪些东西失去了？

王振德：我与不少海南渔民相处，都是一家两代，再加上有族谱的助益，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。至于保留、失去的问题，我感觉这些老船长的孙子辈大多是90后，其耕海理念、冒险精神还在。但因为有了现代化的卫星定位，他们对于海洋文化的探究越来越淡漠；尤其是对于运用罗盘、更路簿的技能，几乎丧失殆尽。我认为，对全国青少年一代全面普及海洋文化，提升海洋意识、培植现代海洋观念，迫在眉睫，这也是“海洋强国”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根本保证。

记者：写作是一个不断失去与记忆重构的过程，书中的人物在记录过程中，有否被您的语言所建构？

王振德：这个话题很专业，我以为，它更适合小说的写作。至于报告文学，真实性是其最主要的生命力，这也是它区别于小说的分水岭。我在《耕海》的创作中，严守真实的铁律，着力追求人真、事真、言真、情真和心理真的统一，以真感人。但报告文学也是文学，必要的文学手法，比如诗性剪裁、美学嫁接等，是必不可少的，也有一定的想象空间，否则就失去了文学化人、诗学言志的要义和旨趣。譬如，人物的对话、动作、神态、心理和典型氛围等，绝对离不开文学化的想象、渲染、描摹。

在海南找到了灵魂归依

记者：您1988年来海南，今年刚好30年，同时恰逢建省30周年。人说三十而立，您在这个时间点出版《耕海》，是否意味着对您有着隆重的意义呢？可否谈谈您闯海南的故事？

王振德：是的，它对我的确有着里程碑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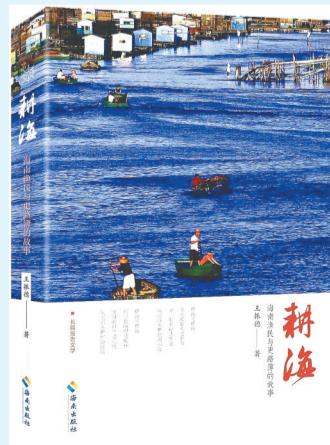


王振德在《耕海》推介会上签名售书。
(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9月中旬，海南出版社策划编辑、纪实文学作家王振德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耕海：海南渔民与更路簿的故事》(以下简称《耕海》)新书推介会在海口举行。会上，王振德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帆船时代老渔民的传奇人生、家国情怀，并诠释了中国古老的海洋文化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。

1988年，年轻的王振德被海南省办经济特区所吸引，宁愿冒着被单位除名之险，“净身出户”来到了这座海岛上。谈及当年闯海事，他仅以一句“太过繁杂”略过。但在海南的这三十年，他的人生其实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，譬如他此前的作品《三沙渔味》《火山人家》，以及新近出版的《耕海》。他自称前30年用于“稻粱谋”，后30年用于“理想谋”，会“为海而活”，拥抱蔚蓝，赞颂蔚蓝。

近日，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，王振德谈及《耕海》出书的主旨，称其力图以故事化的形式，再现祖宗海的开海历史、更路簿的耕海密码、老船长的远航精神及守望妇的护航意识；力图从结构、语言和细节上，为当下海洋文化的书写呈现一种文学性、诗化、原生态的审美范式。



《耕海》封面。

的意义。我在前勒口写了一首绝句，其中有“五旬碌碌尘缘累，六秩悠悠步正途”，这是人生的写照，也有自励的况味。因为父母均得长寿，我对自己生命的预期是85岁，这样工作时间就至少有60年。我想，前30年用于“稻粱谋”，大抵是“为人作嫁”；后30年用于“理想谋”，大抵会“为海而活”，拥抱蔚蓝，赞颂蔚蓝。

说起闯海南的故事，太过繁杂，简言之，为了闯海南我被原单位除名了，算是“净身出户”吧。

记者：近年来，非虚构文学似乎有趋热之势，但这类作品引起关注的并不多，而您却写了大部头的《耕海》，是怎么想的？

王振德：我很喜欢纪实类题材。我在新闻界工作20多年，都是在周末部，几乎每周写一篇“大特写”，对此类文体有些心得。至于非虚构文学，应该是纪实类题材的延伸。我认为，此类文体能否引起关注，首先是看选题是否重大，是否典型，有没有普遍价值和长久意义；其次是看主题开掘是否到位，是否具备深度与高度；再次是看你的功力、笔力和学养；最后是营销推广，现在书籍汗牛充栋，所以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。

记者：在海南这些年，您似乎一直在研究海南文化，写过《火山人家》《三沙渔味》及如今的《耕海》，是否可以认为，您的理想在海南得到了实现？

王振德：谈不上研究，只是喜爱。诗人艾青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？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”我很感谢海南省，使我找到了灵魂归依；也很感谢出版社，使我恶补学养，等于是用了12年读博。如果说理想得到实现，但绝非完成时，而是进行时——尽管快要退休了，但我将永远在路上；生命不息，笔耕不止！

《耕海》创作谈： 在祖宗海， 家国合一

文\王振德

从2015年开始，我走访了全省三沙、琼海、文昌等多个市县，采访了百余名老船长、老渔民，阅读了上千万字的文献，最终精心打造出这部40多万字、200多幅图的《耕海》。

起初，应三沙市委宣传部的邀请，我创作了一部长篇叙事散文《三沙渔味》。但搁笔之后，我深感这部七八万字的作品，难以呈现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、“海丝”历史和南海渔家故事。于是在同事的撺掇、鼓励下，我决意创作一部长篇报告文学，便开始访渔岛，走渔村，进渔港，上渔船，继续补充素材。通过深入采访，我认识到，时下帆船时代已经渐行渐远，那些老船长大多都已故去，所以进行抢救性发掘、记录刻不容缓。在采写过程中，我每每为渔民们的淳朴大度所感动，为老船长的南海情结所感佩，也为一代代守望妇不离不弃、无怨无悔的人生所感伤，从而文思泉涌，如有神助。

通过《耕海》的创作，我认识到，报告文学也是人学，只要是人，在某一情境都会有大致相同的心态，这一点古人与今人、国人与洋人都差不多。积40年纪实写作之经验，我总结了三点心得——灵魂附体法，提升真实感；特写镜头法，提升代入感；移花接木法，提升细腻感。我想说，在这里，真与假是一对矛盾，如何使之水乳交融，那就看你的发心和水平了。这就像高明的厨师，总会在冰与火、甜与辣之间游刃有余。

值得称道的是，《耕海》这部图文并茂的新书，较好地处理了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、国家立场与个人立场之间的内在关系。因为在南海，渔民守望祖传的渔场，也就等于守护祖国的版图；渔民浮家泛宅、耕海牧鱼，也就等于保家卫国、开疆固边。

我更想说的是：在我们的祖宗海，家与国的概念是融合相通的。